

回國定居。落葉歸根

張大千在美西舊金山附近的「可以居」及「環菴」居住期間，在飛航時間上，較巴西的「八德園」縮短了二十五個小時，因此每年至少返臺一次，會會老朋友、看看山水、聽聽平劇、吃吃風味純正的中國菜餚。每次均精神奕奕，心情愉悅，流連忘返，一再拖延，那種疲勞中却充滿溫暖與快慰的感受，使他日漸衰老的身心，獲得了無可替代的調劑與慰藉。

倦鳥思歸寶島溫情

民國六十四年農曆春節過後，「榮民總醫院」爲張大千作了一次徹底的身體檢查，事後作成的報告列有大小病症六種：第一是心臟病，醫學名稱叫做「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合併陳舊性心肌梗塞症」。第二是一直未曾治癒的糖尿病。第三是十二指腸潰瘍及膽結石。第四是重度腰椎退行性關節病。第五是右眼爲糖尿病性眼底微血管破裂，左眼爲白內障。第六爲鱗甲性皮膚病。結論是「隨時可能危及生命，應與醫師保持密切連繫，可能隨時都要召醫急救。」事情已經擺得非常明白了，往後的日子裡，不是那裡適合他住的問題，而是那裡最適合他醫療的問題了。

單祇是爲了健康理由着眼，「環菴」雖然風景幽美，但究竟地處荒僻，召請醫生十分不便，動輒便

要千里迢迢的跑到紐約「哥倫比亞醫院」去就醫，大把大把的美鈔往醫院送，還是無法得到特別的照顧。以他的眼睛疾病而言，遍求名醫診治，不但未見好轉，反而被一位美國籍的德裔眼科權威，治壞了他那隻患有白內障的左眼，使他感受無限的痛苦，直接影響到他的作畫生涯。假如其他幾種疾病再有些差池，那可怎麼得了；單祇是他在「榮民總醫院」所享受到的貴賓式的待遇，在外國永遠也沒法找到的。

張大千說：「我住在美國這幾年，總覺得身體不舒服，可是一回到臺灣即精神百倍，就沒有這裡不舒服，那裡不爽快的害病感覺，有人說我害的是「思鄉病」，我從不否認。」基於健康的理由，也由於治療他的「思鄉病」，遂有返國定居的打算；健康可以得到榮民總醫院的妥善照顧，而「思鄉病」只要一踏進國門，便可不藥而癒。

雖然如此，還是有人認為臺灣太熱，夏季偏長，不適宜張大千畏熱的體質；其次便是認為他的畫以美金論酬，回到國內，恐怕養不起他這位世界級的大畫家；就這樣拖拖拉拉的整整費了一年時間，終於在下列的六項理由中，作了最後的決定。第一、天氣太熱的問題，張大千雖然怕熱不畏寒，然而今天生活水準已經普遍提高，裝一臺冷氣便可清涼宜人，似乎根本不成問題。第二、萬里投荒二十餘年，儘管物質生活不虞匱乏，但是精神生活却常感空虛，無端的苦悶，時而湧起的愁緒，歸結成一種落葉歸根的希望。第三、美國醫療費用驚人，而且又因語言不通，種族隔閡，不但得不到良好照顧，甚至也不易溝通，「榮民總醫院」設備齊全，名醫雲集，上述缺點都可迎刃而解。第四、許多半生深交的至親老友，都竭誠歡迎他回

國定居，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朝野人士也都對他表示無限的心儀與禮遇。第五、社會繁榮，經濟起飛，臺灣的大自然環境既能供應他豐富的靈感，而豐衣足食的富裕生活，也普遍的具有欣賞及購買他繪畫的能力。第六、可以吃到道地的中國美食，可以看到及聽到够水準的平劇節目，不但能够滿足口腹之慾，更能大飽耳福及眼福，這是在國外始終無法享受得到的。

特別是其中的第三項理由，「榮民總醫院」眼科主任林和鳴爲他診治眼疾，已經大有起色，更增加了他的信心。他常對親友們說：「每次回到臺北，我都樂意到榮民總醫院檢查身體，對我都有特別的安排，檢查都有詳細的中文報告，讓我瞭解自己的健康情形，有問題直接可以問醫生，用藥由醫生決定，起居飲食由自家小心；我看榮總的設備好，醫療水準高，照顧周到，服務及禮貌更是好過美國醫院。或許有人會說，我是受到特別的關照，可是我在醫院裡也曾遇見好多自國外回來治病、體檢的患者，大家都有同感，尤其是有中文的檢查報告，人人都說好，醫院敬老對我的『禮遇』，我深愧自己是執筆作畫，而未執戈衛國，卻被視爲榮譽顧客。我晚年的歲月，如能延年益壽，維護我的健康，必應歸功於榮民總醫院的照顧！」

東裝歸國長住久安

就這樣前後醞釀了一年時間，終於作成最後決定，於民國六十五年元月東裝回國，覓地建屋作「長住

久安」的打算了。政府聽到了張大千回國定居的消息，念及他多年在海外宣揚中國文化，使中國藝術進軍世界藝壇，不啻是文化戰線上的一位卓著勤勞的戰士，於是表示有意贈地建屋，張大千謙遜的說：「何德何能蒙此優渥？豈能因個人而增加政府負擔？」張大千回國定居之初，在旅館中住了一段短暫的日子，旋即遷居臺北市仁愛路與敦化南路交叉處的「雲河大廈」六樓。雖然那已經是一處非常高級的住處了，然而自然光線不足，通風設備不夠，一生酷愛大自然景物的張大千，處身在「鴿子籠」式的現代化建築之中是頗不習慣的。當然這祇是暫時的情況，他仍然要找一處有山有水的地方，不脫離都市的繁華，但却能享受到鄉野的寧謐；能够與朋友時相過從，但却又能讓他有安心作畫的時間及空間，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居住環境。臺灣經濟繁榮，新屋興建猶如雨後春筍，市區內大廈連雲，山瀉水涯處更不少各種式樣及格局的別墅，要想找一處居處，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；但是張大千此番是準備安度餘年，所以一切都要從長計議，橫豎已經回國了，也不必急在一時半時。他的理想是尋覓一塊依山傍水的空地，距離臺北不可超過半小時車程，有山嵐秀色，有濃蔭四合，如能有個小小池塘種荷養魚則更佳。於是熱心的親友，便四出爲他物色合適的地方。

外雙溪畔找到建地

尋尋覓覓，前後馬不停蹄的不知看了多少地方，一年過去了，又是歲暮春回的季節了，終於看上了臺

北近郊外雙溪中游一處兩溪分流的小小三角地帶。據說原先是一「鹿苑」，廢棄以後，亂石處處，雜草叢生。據謝家孝說：「地主就住在附近山邊，自稱家中有花請去奉茶，詢以地價，僅索六千元一坪。雖然十分荒僻，但大環境的景色很好，青山爲屏，溪澗通流，難得有山有水，於是大千居士頗有意了。在瀏覽間，地主居處雖無好花，但却發現牆角有一株孤立白梅，愛梅如命的大師如見至寶，梅亦如遇知音正綻苞迎客，就這樣前後不過二十分鐘便成交了，地主自始至終不知道，促成買賣簽約的竟是那株平常未受注意的小小白梅樹。」

建地成交之後，張大千雀躍不已，人逢喜事，往往渴望與他最親近的也是最敬重的人來分享，遇到困難或不如意的事，同樣的也需要最親近的也是最敬重的人來分擔。張大千常說：「岳公是我的同鄉同宗，他又較我年長十年，是我兄長輩兼師輩，他知我生性大而化之，自由慣了，平常無人能管我，連能提醒我、匡助我的人也不多，唯岳公知我最深。他也深恐我去國年久，對臺灣雖不是人生地不熟，難免總有些隔閡不進入情況，怕我對人處事有所疏忽，岳公總是『作之兄，作之師』，對我愛護篤敬，他常本『大德不踰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』的原則，對我的行止作潛移默化的啓示，所以我在臺灣，自覺岳公是我學習的榜樣，心中常存兩句口訣：『凡事要好，須問岳老！』我們老兄弟倆真能做到『兄友弟恭，出入相隨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』的情誼。」因此他不先同居處「雲河大廈」，便急急忙忙的驅車前往士林張府，向張岳公報告他已經找到了建地的消息。根據張大千對臺北附近地理環境的瞭解，向張岳公分析說：「這塊地有

六百多坪，在『故宮博物院』進去不遠的地方，鬧中取靜，有山有水，山雖不高但青翠可喜，水雖不深却有蜿蜒之美，而且距離『榮民總醫院』不算太遠，爾後檢查診治都極為方便，最重要的是距離您的府上近在咫尺，我路上看錶，僅有八分鐘的車程呢！」

張大千與致勃勃的敘述着這一塊建地的優點，張岳公沉思有頃說：「價錢呢？」張大千答說：「每坪六千元！」張岳公爲之一驚，認爲按照地點而論，這個價錢不算太貴，爲什麼在地狹人稠的臺北市會任其長久的荒廢呢？是否地籍有糾葛不清之處，要不然就是都市計劃的禁建區！

張大千心想：方才在陳姓地主家裡言之鑿鑿，並有「地籍」資料可資證明，糾葛之事想來不致發生，至於是否屬於都市計劃的禁建區域，那就弄不清楚了。果不其然，這一塊地方果然是屬於臺北市政府建設計劃中的「未開發地區」，因爲外雙溪彎彎曲曲，每當暴雨傾盆，溪中山洪陡漲，既須緩衝渲洩地區，又需要築堤以防水患；所以附近一帶尙未開放興建房舍，因之，一大片地區雖然地段良好，却仍處於一片荒蕪狀態。

僕僕風塵督工興築

「未開發地區」尙未列入都市計劃之內，與明令公佈的都市計劃中的「禁建地區」稍有區別，因此才有了些許迴旋的餘地。經過蔡孝儀的熱心奔走，向臺北市政府主管方面多次協商，才決定將這一塊地區開

放，不但張大千得遂心願，附近一帶也跟着大興土木而皆大歡喜。

張大千每天風塵僕僕的從「雲河大廈」驅車前往外雙溪，一轉過「雙溪公園」，便覺迎面兩邊山翠撲人而來，心情不覺爲之一爽。林間鳥鳴，溪水淺唱，他白鬚飄拂的拄着竹杖在亂石堆中來回丈量比劃，他要照北平「四合院」的格局，建一幢有走廊連接的二層樓宅院；樓下是高大寬敞的起居室兼會客場所，工作的畫室更要光線充足而有迴旋的餘地。二樓作爲家人的住處，爲了上下樓方便，雖然只是兩層建築，也要計劃設有電梯升降。另外還要在樓頂設置平坦陽臺及石桌石凳，以便登樓眺望遠山近水，並計劃以馬達抽取溪水，日後好潺潺的流過庭院。

按照地形的配置，內外要開闢三處花園，臨溪處還要堆土疊石造一小小的假山，將來遍植奇松、老梅、修竹、鮮花，務必要符合藝術家們所謂「咫尺千里」的佈局，盡得中國庭院幽雅之致。並計劃還要開鑿一個純中國式的小池塘，張大千常對人說：「國內有不少公私處所開鑿池塘，看上去不是西洋式，就是東洋式，我要開鑿一個純粹中國風味的小池塘。」

各種計劃已有了眉目，於是便找到了楊卓成建築師規劃設計，於民國六十六年五月間動工興建，附近的居民經常都可以看到一位長袍竹杖的老者，在工地指指點點的指揮工人，因爲他的公子說過：「他老人家就是喜歡那過程！」眼看着天天不同，甚至時時不同的工程進度，張大千由衷的滿心歡喜，從心理學上來說，這未嘗不是另一種形式的享受呢！

一草一木精心佈置

建地上的亂石並未移走，只是挪動了一下位置，頓時便有一種新的氣象，而且還從溪澗中吊起來不少姿態奇突的巨石備用。房屋建成了，以「梅丘」為中心的庭院佈置也次第完成，一草一木，一花一石，都經由張大千精心的安排佈置。重達五千多公斤的「梅丘」巨石，由海船運來，許多的花木及盆栽也遠由巴西的「八德園」及美國的「環華菴」用航機運回。另外則是就地取材，分向各地農場及花園，不惜重金的陸續購得，前後一年多的構築時間，裏裏外外已經頗具氣象了。民國六十七年八月間正式完工，門樓上懸掛着臺靜農書寫的匾額「摩耶精舍」，兩扇綴有獅環鈴的月白鐵門上有蓮花紋的圖案，並鑲有「三千大千」的字樣，據說是徐雯波夫人親手繪製的呢！

思文